

書名 四巧說不分卷 清刊本
撰者 清 梅庵道人 輯
卷 冊三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2
編號 D8625100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5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2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四巧說不分卷 清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四巧說目錄

三冊

補南陔

第一段

收父骨千里遇生父

裏兒屍一年逢活兒

聞凶信仰天號哭

第二段

被妒兒捨身出家

第三段

嚴擇婿路逢才子

第四段

奏軍功父子偕榮

第五段

清修院一家會合

第六段

認綉裙幼子活來

及蘆花

幻作合前妻為後妻

巧相逢繼母是親母

第一段

料事執捨身投井

第二段

受厚恩甘愿續絃

第三段

遇好友頂名赴任

第四段

過愁哀命婦黃泉

第五段

現真形一家同歡

第六段

K 296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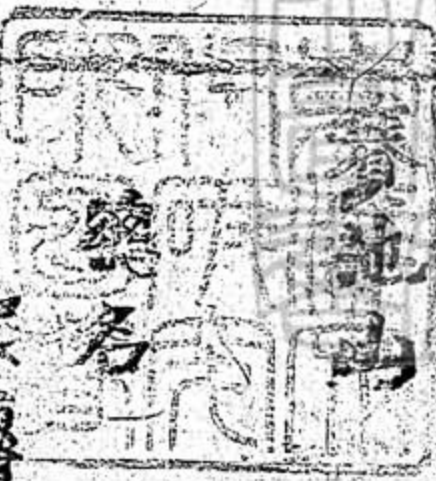


四訂說

寶真地山

笑

双紅堂
小説
42(3)



吳中梅琴道人編輯

經傳書弄假反成真 暗墮身因暗竟說明

詩曰美人家住莫愁村 蓬頭粗服朝與昏

門前車馬似流水 戶內不驚鴛鴦魂

座中一日識豪傑 無限相思少言說

有情不遂莫若死 背燈獨扣芙蓉結

話說前朝嘉靖年間南京蘇州府域內有一箇秀士



姓高諱揖號涉川年方弱冠生得瀟灑俊逸詩詞歌
賦舉筆驚人只是性情高傲稔俗如仇父親名叫高
子和母親周氏每要為他擇配他自已忖量道落
姻之事原該父母主張但一日絲蘿即為百年琴瑟
比不得行雲流水易聚易散這是要終日相對終身
相守的倘配着一個村女俗婦可不憎嫌殺眉日辱
沒殺枕席麼遂立定主意就權辭父母道孩兒立志
必待成名之後方議室家如今非其時也父母見他
志氣高大甚是歡喜又見高涉川年紀還小便選得

一高涉川的厚友姓何名昂表字清調約他去舉
社這何璋調家私雖不十分富厚最要結交名大做
人還在陳既一邊是日舉社預備酒席一了班竟
腔戲子演唱不多時賓朋畢集大家作過了揖分散
過詩題便開筵飲酒演了一本浣紗記高涉川竟
羨慕道好一位西施看也乍見范蠡即訂終身絕無
兒女子氣豈是尋常脂粉同席一友叫做歐若懷接
口說道西施不過是一個沒廉取的女子何足羨慕

高涉川見言語不投并不去回答他演完半本衆人
道流紗是舊感看得厭煩了將下本換了雜齣罷珍
末的送戲車到高涉川席上來歐若懷忙說道不消
扯開戲目就演一齣大江東罷高涉川道這一齣戲
不許放歐若懷道怎麼不許做高涉川道我輩平日
見了國夫子聖像少不得要跪拜若一樣粧做傀儡
我們飲酒作樂豈不褻瀆聖賢歐若懷大笑道老高
你是少年豪爽的人為何今日放了村學究的體態
說這等道學話來隨即對着扮末的說道你快分付

戲房裡粧扮高涉川聽了冷笑一咲便起身道若與
汝輩為伍竟有洋之拂袖去了回到家裡吃過晚飯
獨自掩房就枕翻來覆去不能成寐忽然害了相思
病想起戲場上的假西施來意中輾轉道死西施只
好空想不如去尋一個活跳的西施罷聞得越地多
產名妹我明日便扮裝出門到山陰去尋訪難道我
高涉川的時運就不如范大夫了算計已定方纔睡
去過了些時忽見紗窗明亮忙披著衣服下床先
叫醒書童翠巖打點行囊自家便去稟知父母要往

山陰遊學。父母許允高涉川。即叫琴韻取了行囊。跟隨遊弄。辭父母。終走出大門外。正遇着何靖調來到。高涉川問道：「兄長，絕早要往那裡去？」何靖調道：「昨日得罪及下，不曾終席奉陪。特來請罪。高涉川道：「小弟逃席實因。味若懷惹。屢不干吾兄事。吾兄何用介意？」何靖調道：「歐若懷那箇怪物，不過是小人之性。一味犬吠。正人不知自家是井底蛙類。吾兄不必計較他。高涉川道：「這種小人，眼內也還容得。自然付之不論。不議之列。只是小弟今日然。要往山陰尋訪麗人。」

言罷，話別。此時一醉正懷。何靖調道：「吾兄何時得歸期？」大約嚴慈在堂，不久就要歸省。何靖調握手相送，出城候船上。了船，終揮淚而別。高涉川一路無事，在舟中不過焚一爐香，讀幾卷古詩。到了杭川，要在西湖上賞玩。忽又止住，說道：「西湖風景，不是草草可以領會。且待山陰回棹，恣意遊覽一番。遂渡過錢塘江，覺得行了一程，便換一種好境界。船抵山陰，親自去賃一所花園，安頓行李，便去登會稽山。遊了陽。」

明第十一洞天。又到宛委山。眺望心。只給與脚力。有些告竭。徐之步。入城來到了。箇所在。見了無數戴儒巾穿紅鞋子的相公。擁擠着。盼望高涉川也。擠進去。抬頭看那宅第上面。一匾是石刻的三箇大字。寫着香蘭社。細問衆人。衆人俱說是婦女做詩會。高涉川聽說。不覺呆了。痴之的。曉到裏面去。早有兩三個僕從。看見便罵道。你是何方野人。不知道規矩許多。夫人小姐在內裏。舉社你敢大胆。擅自闖進來麼。有一個後生。怒目張牙。趕來吃叱道。這定是白日撞鎖去見官。敲斷他脊梁筋。一派喧嘩。早驚動那些錦心綉口的美人。走出珠簾。見衆家人爭打一位美貌郎君。遂喝住道。休得亂打。僕從終遠之。散開。高涉川聽得美人來解救。遂上前深之。唱了一偈。弯着腰。再不起來。只言偷眼去看衆美人。衆美人道。你大胆。擾亂清社。是甚麼意思。高涉川道。不佞是蘇州人。為慕山陰風景。特到此間。聞得夫人小姐。續蘭亭雅集。偶想聞人風雅。愧殺儒巾。不若不覺。擅入華堂。望乞憐恕。死罪。衆美人見他談吐清俊。因問道。你也想要入社。

麼我們社規嚴肅初次入社要飲三叵羅酒纔許分
韻做詩高涉川聽見衆美人許他入社踴躍狂喜道
不該還吃得几盃美人忙喚侍兒道可取一張小文
几放在此生面前準備文房四寶先斟上三叵羅入
社酒與此生吃侍兒領命把文几紙筆墨硯安頓就
先斟一叵羅酒遞與高涉川高涉川接酒在手見那
叵羅是尖底巨脰小口足足容得二斤多許乘着高
興一飲而盡衆美人見了皆說好量高涉川被美人
讚得魂一愈加抖擻精神侍兒又斟第二叵羅

酒來高涉川又接酒在手勉強再吃下肚裏落下去
殘酒不曾吃得乾淨侍兒執看盞在旁邊催道快
吃完酒好重斟的高涉川又蘸下口去這一口酒吞
過喉便立不住只得靠在桌上一原來高涉川酒量
原未嘗開壑過平時吃肚臍眼的鍾子還作三四口
打發畧過度便要害起酒病來今日雄飲兩叵羅
倒像樊噲撞鴻門宴危酒安足辭的吃法他是一
種痴念思想夾在明眸皓齒隊裡做箇帶柄的婦人
挨入朱顏翠袖叢中假箇半雄的女子擠着書生性

命結果這三大巨羅那知到第二巨羅嘴唇雖然領
命腹中先寫了壁謝的帖子早把樊噲會吃鴻門宴的
賊風換了畢吏部醉倒在酒甕邊的故事此時衆美
人還在那裡替他量好不料高涉川却沒福分頂這
箇花盆有如泰山石壓在頭上一寸一寸縮短了身
體不覺擗倒桌下去逃席衆美人見了大笑道無禮
狂生我今不如此懲戒他也不知桃花洞口原非漁
郎可以問信隨即喚侍女們塗他一箇花臉衆侍女
聞命各各拿了珠筆墨筆不帶橫七豎八把高涉川
清一色賽潘岳似大郎的容顏慘忽
廟中的瘟神痘使衆僕從走來打頭摸臉直送他到
街上丟下那街路都是青石鋪成的高涉川滾滾到
日夕方醒醉眼朦朧心內想道我今睡在美人白玉
床上但見見身子漸寒冷揉一揉眼周圍一望幾知
帳頂就是天面蕭裊就是地皮驚駭道我如何攔街
睡著忙立起身來正要踏步歸寓早擁上無數頑皮
孩童拿着荆條拾起瓦片望着高涉川打來有幾個
喊道瘋子瘋子又有幾箇喊道小鬼小鬼高涉川不

知他們是頑是笑，被打了不過，只得抱頭鼠竄。歸到寓所，書童琴韻看見掩嘴便笑。高涉川道：「你笑甚麼？」琴韻道：「相公想在那家串戲來？」高涉川道：「我從不會串戲，說得可笑。」琴韻道：「若不會串戲，因何開了小五的花臉？」高涉川也疑心起來，忙取鏡子一照，自家哄道：「可知娃童叫我，我是小鬼，又叫我是瘋子。」琴韻取過水來，淨了面，高涉川越思越想，越恨道：「那班蠢住人，這等惡取笑，并不留一毫人情，辜負我老高一陣才之念，料想芹蕪村也未必有接代的。」夷光便有一行徑罷了罷了，我今再不要妄想，不如回到吳郡，留着我這乾淨面孔，晤對那些明窓淨几，結識那野鳥幽花，還不致出乖露醜。倘再不知進退，真要弄出話巴來，難道我面孔是鉄打的？」累上些癡點，豈不是一生之玷？遂喚琴韻收拾歸棹，接浙而行。連西湖上也只畧眺望一番，正是：

乘興來遊

興過過

前有子猷

後有小高

話說高涉川回家之日，眾社友齊來探望，獨有何靖
 調請他接風，吃酒中間，因問高涉川道：「吾兄出遊山
 陰，可曾訪得一二箇麗人否？」高涉川道：「說來也好，
 小弟此行，莫說麗人訪不着，便訪着了，也只好供他
 們嬉笑之具，提是古今風氣不同，婦女好尚迥別。古
 時婦女，還曉得以貌取人，譬如遇着潘安仁，貌美，就
 擲菓張孟陽，貌醜，就擲瓦，雖是他們一偏好惡，也還
 眼裡識貨。大約文人才子，有三分顏色，便有十分風
 流，有一種蘊藉，便有一百種俏麗。若止靠面貌，上用工
 夫，亦做戲子的一般。也有俊俏做奴才的一般，也有
 俊俏只是他們面貌，與俗氣俗骨，是上天一齊秉賦
 的，任你風流俏麗，也只看得吃不得。一吃便覺
 味了，偏恨此輩，慣會敗壞人家，閨門這皆是下流婦
 女。天賦他許多俗氣，俗骨好與那班下賤之人，挾治
 氣脉，浸淫骨髓，尚閨門習上流的，不學貞烈節婦，便
 該學名媛俠女，如紅蓮之奔李靖，文君之奔相如，皆
 是第一等大名眼，大快腸的，裙釵近來風氣，不同子
 金國色，定要揀公子王孫，纔肯配合。閨閣之家，間有

美女又皆貪圖厚賞嫁作妾媵間或幾箇能詩善西
的閨秀口中也講擇人究竟所擇的也未必要是才子
可見佳人心事原不肯將才子橫在胸中況小弟一
介寒素那裡輪流得着真毒負我這一腔痴情了何
靖調臉了笑道若兄要發洩痴情何不到揚州青樓
中一訪高涉川若說着青樓中那得有人物何靖
調道從來多才多情的美女皆出于青樓如薛濤真
娘素秋亞仙湘蘭素微難道不是妓家麼高涉川聞
言拍掌大叫道有理有理請問到處有妓吾兄何故
獨在揚州何靖調道揚州是隋宮歌舞六朝佳麗之
地到今風流一脉猶未零落目前有一個朋友從彼
處來曾將花案詩句寫在扇頭吾兄一審便知說罷
便將扇遞與高涉川接扇在手展開一看就
讀那上面的詩道

潤容猶如空谷蘭

鏡憐好向月中看

棠橋分外春緜雨

燕史催花片已傳

高涉川正在讀罷神往之際只見歐若懷跑進書房
來大嚷道反了反了我與老何結盟在前老河與小

高結盟在後今日你們兩個對面吃酒便背着我了
何靖誦道小弟備這一席酒因為涉川兄自山陰來
又要往揚州去一來是蒞塵二來是送行倘老處過
吾兄來少不得也要出箇分子這倒是小弟不體諒
了歐若懷道揚州有一箇敝同姓在那裡作官小弟
要去望他就同高兄聯舟何如高涉川道小弟還不
就行恐怕有候尊兄歐若懷想是他推却酒也不吃
作別出門去了高涉川還寬坐一會總告別去且說
歐若懷回家暗惱道方纔小高可惡之極我好意挈

是不曾起身便罷尚若稍一先去了我決不與他干
休那知高涉川的心腸恨不得有縮地之法霎時到
了揚州那裡有想歐若懷來查問候至天色微明假
托事故稟明父母要往揚州仍帶書童琴韻同行起
身出門登舟去了這歐若懷偏又多心道是高涉川
輕薄說謊騙我是日竟到高家查問知他已起身去
了也忙催船趕到揚州過門宿一飯店并不知高
涉川的踪跡只得罷了原來高涉川到了揚州住在

平山堂下七松園裏他道揚州名勝只有箇平山堂
那畫船簫鼓遊妓歌郎皆集於此每日吃過飯就循
着寒河一帶覓芳尋勝看來看去都是世俗之妓再
不見有超塵出色的女子一日正在園中納悶忽見
書童琴韻慌慌走來道園主人叫我們搬行李哩說
是新到一位公子要我們出這間屋與他高涉川罵
道我高相公先住在此那箇敢來奪我的屋還不替
說完那一位公子已踱到園裡聽見高涉川不肯出
房大怒道衆小廝可進去將這狗頭的行李搬了出

公子身邊立着一位美貌麗人只道是他家眷便不
開口走了出來園主人接着道高相公莫怪小人無
禮因這位公子是彭顯宦的兒子極有勢力人皆畏
他住不多幾日就要去的相公且權在這竹閣上
住下候他起身再移進去罷了高涉川見那竹閣也
還幽雅便叫書童搬行李上去心中只道想那一位
麗人道是世間有這等絕色反與蠢物受用我輩枉
有才貌只好在西園中結交兩個相知眼皮上飽看
賽他

這個尤物那得能勾沐浴脂香親承粉澤做箇一雙
夫婦提是天公不肯以全福予人偏生此麗人配
在富貴之家與那目不識丁的為伴再不肯與那無
財無勢的才子為偶真是可恨正是

天莫生才子

才人會怨天

牢騷如不作

早賜與婢媵

高涉川自見了麗人之後心神恍惚時時掛念屢
走到竹籬邊偷望有時見麗人在亭子中染西有時
見麗人凭欄對着流水長嘆有時見麗人蓬頭焚香

有時見麗人在月下吟詩高涉川常自見了心神愈
加蕩漾情不自持走來走去就像走馬燈兒照上了
火不住團團轉的一般幾番被彭家下人呵斥高涉
川亦不理論這些光景早落在彭公子眼裡了彭公
子美計道這個色中餓鬼且叫他受我一場屈氣
就呼小廝研墨自家取了一張紅葉箋拿起筆來吐
墨幾句偷情話兒寫完了用上一顆鮮紅的小圖印
鈐封好了命一個後生小廝叫他將這書送與竹閣
上的高相公只說這書是娘子的約他在今夜等到

夜靜相會，切不可露是我的機關。小廝咲了一咲，接了這書，竟自持去。總走出竹籬門，只見高涉川背剪着手，望着竹籬內嘆氣。小廝走到他身後，輕手拽一拽衣袖。高涉川回頭一看，見是彭家的人，恐怕又惹他辱罵，慌忙跑回竹閣去。小廝跟到閣裡，低聲說道：「高相公，我來作成你好事。」高涉川還道是取咲反，嚴聲厲色道：「胡說！我高相公是個正經人，你輒敢來取咲麼？」小廝聽了，嘆道：「我好意傳我娘的情書與你，如今被你這般拒絕，豈不辜負了我娘？」一片雅情，故意向袖中取出情書來，在高涉川面前畧畧一幌，依舊走了出去。高涉川一時認真，忙趕上前扯住道：「好兄弟，你向我說知，就裡我買酒酬謝你。」小廝道：「高相公既然疑心，扯我做甚麼？」高涉川道：「好兄弟，你不要怪我快，取山書來。」小廝道：「我這帶柄的紅娘，初次傳書，速來不覺輕易打發的哩。」高涉川聽了，忙在頭上拔下一根金簪子來，送他。小廝接了金簪，將書交付高涉川。又說道：「娘約你夜靜相會，須放悄悄些。」說罷，從竹閣外去了。高涉川取書在鼻頭上嗅

了。一陣就如嗅出許多美人香來。拆開一看，只見書內寫道：

妾幽如款，旌拜具書。高郎臺下素知，足下鍾情妾身，奈無緣相見。今夜乘拙夫他出，足下可于月明人靜之後，跳牆而來。妾在花陰深處專候張生也。

高涉川看完了書，手舞足蹈，狂喜起來，坐在閣上，呆等那月色。卻山又待那月輪降世，就走出竹閣打聽消息。只見彭公子穿着簇新衣服，喬裝喬裹的，後面

走回一個家人，大驚說道：「老爺分付你們草草開上園門，今夜不得回來。這園中四面墻野，須小心防賊。要緊。高涉川聽得，暗嘆道：「彭公子你只好防偷物的賊，那裡防得我這幽內的偷花賊。候至更闌悄悄走到竹籬邊，把園門推了一推。那門是虛掩上的，一推便開。高涉川喜道：「差人用意，何等周到。你看他先把園門開在這裡，遂進園內，將門虛掩。從花架邊走去，那高涉川原是熟路，便直進臥室。但初次偷窺

娘未免有些胆怯心欲前而足不前越之想也早被
一塊磚頭絆倒衆家人一喊道甚麼响忙走出來
看見高涉川不問是賊一賊先打上一頓拿條索
子綁在柱上高涉川喊道死高相公你們也不認
得麼衆家人道那箇管你二叔公依相公但晝夜入
人家非奸即賊任你招成那一個罪名罷高涉川又
喊道綁得麻木了快些放我日衆家人道我們怎敢
擅放待大爺回來發落高涉川道我不怕甚麼現是
你娘心約我來的忽見裏面一房門走出那位處
人來罵道何處狂生平日竟我晝夜約你高涉川道
現有親筆書在此難道我今夜無因而至你若果然
是個情種小生甘心為你而死你今晚攬我於大門
之外毫不憐念反罵我是狂生之浪子哉那處人點
然不語暗地躊躇道我看此生風流倜儻為落不羈
倒是可托終身之人只是我並不曾寫書約他來他
這樣孟浪而來必定有個緣故叫家人細細搜他身
中看有何物那些家人聞言一齊動手把高涉川身
上一搜出一幅花箋來金與麗人麗人看了却認

得是彭公子筆跡當時猜成機關親自替高步川解
縛送他出去正是

多情窈窕女 愛殺可憐人

不信桃花落 漁郎猶問津

看官你道這麗人是那一個原來是揚州名妓那花
案上第一個叫做潤容的便是這潤娘性好雅淡能
工詩賦雖在風塵中極要揀擇長短立心要擇一個
可托終身之人不料擇了數年莫說鄭元和是空谷
逢音更賣油郎也是希世活寶擇來擇去並無一個
中意的因此潤娘鎮日閉戶不肯招隨那此語言無
味面目可憎之人且悞諧笑然時常弄出是非來老
鴉本意要女兒做個搖錢樹誰知倒做了惹禍胎不
情願留他在身邊就暗裏要賣他當時得了彭公子
五百白金瞞神瞞鬼將一乘轎子抬來交付彭公子
及潤娘曉得這事但身已落在火坑也無可奈何只
是終日受驚不覺染成一病彭公子還覺知起復不
去正纏借這七松園與他養病那一夜放走高生之
時眾家人候彭公子回來頭先下石潤娘說夜禁特

把高涉川綁得端端正正的等待公子回來發落不料被潤娘放了彭公子聽了正要發作潤娘反說出一篇道理來道妾身既入君門便屬君家妻妾豈有冒名偷情辱沒自家閨闈之理風聞自外不說君家戲局反使妾抱不白之名即君家亦蒙不明之誚豈是正人君子所為彭公子聞言目瞪口呆羞慙滿面潤娘從此茶飯都減病勢轉劇彭公子求神請醫慌個不了那知潤娘起初害的病還是辱惡公子失身非偶的病症近來新害的病却是愛上高涉川相思掛肚的病候這相思掛肚的病候不是藥餌可以救得針砭可以治得只消一劑活人參湯終能回生起死潤娘千算萬計扶病寫了一封書寄與那有情的

寶也

好色的痴人，沒奈何也要回頭，熬一熬火性，今日忽
又接着潤娘這封性急的情書，便真正筆跡高步川
也不敢認這箇犯頭，接書在手，拆開看了一遍，反拿
去，出首當面羞辱彭公子一場。彭公子無言可答，疑
心道：我只假過一次書，難道今日這封書又是我假
的？把書一看，書上寫道：

足下月夜虛驚，皆奸謀預布之地，雖小受折挫，
妾已心感深清，儘能出我水火，生死以之，即白
頭無怨也。

彭公子將書看完，勃然大怒，當夜趕進房內，痛楚潤
娘，立刻叫家人去喚老鴛來，叫她領去高步川，月裏
這番光景，心如刀割，尾在潤娘轎後，直等轎子住了，
纔納悶而歸。幾日高步川偷問彭家下人，路知
潤娘原委，放心不下，復進城到潤娘家去，詢視老鴛
回說女兒卧病在床，不便相見。高步川取出三兩一
錠，遞與老鴛，老鴛道：銀子我且收下，待女兒病好，相
公再來罷。高步川道：小生原為看病而來，並無他念，
但在潤娘卧榻邊，容小生另設一榻相伴，便當厚謝。

媽。老鴉見這個雄兒是肯出手的處有甚麼作難
便一直引高涉川到潤娘床前潤娘一見但以手招
高涉川啣淚不語高涉川道王體遠和該善自調理
小生在此欲侍奉湯藥未審尊意見許否潤娘點頭
作喜高涉川即時跑回寓所把鋪蓋行李搬來寓在
潤娘家裡一應供給盡出已資及至潤娘病好下床
梳洗艷粧濃飾拜謝高涉川當夜有薦於席共歡魚
求正是

銀缸照水

琥珀墜金釵

雲散雨方歇

佳人春情

高涉川與潤娘在被窩之中訂了百年廝守的姻緣
相親相愛起坐不離但小娘愛俏老鴉愛錢是千百
年鉄板鑄定的舊話高涉川初時還有幾兩孔方熱
一熱老鴉的手亮一亮老鴉的眼塞一塞老鴉的口
及至囊橐用盡漸々拿了衣服去編字號老鴉手也
無銀了眼也勢利了口也零碎了高涉川平日極有
性氣不知怎麼到了此地住憑老鴉朝哄怒罵一
毫不動聲色就像受過戒的禪和子忽一日揚州有

許多惡少同着一位下路朋友來闖寡門老鴇正沒處發揮對着衆人一一五十一的告訴道我的女兒已
是從良過了偏他骨頭作癢又要出來接客彭公子
立逼取足身價老身東借債西借債方得湊完若是
女兒有良心的見我這般苦惱便該用心賺錢偏又
戀着一個沒來歷的窮鬼反要老娘拿閒飯養他許
多有意思的主客被他閑着房門盡打斷了衆位相
公請思想一想可有這樣道理麼那班惡少聽了裸
袖揮拳道老媽你放心我們替你趕他出門一齊

擁進房裏房裡看見高涉川正與兩娘說話就要動手
手那一個下路朋友止住道列位盡兄不可造次這
一位是敝同社涉川兄高涉川認了一認纔知道是
歐若懷衆人聞言一齊坐下歐若懷道小弟認錯在
聲氣中當日相約同舟何故拒地過甚莫不是小弟
身上有俗人氣習怕污了吾兄麼高涉川道不是若
懷兄有俗人氣習還是小弟自諫不敢奉陪歐若懷
訕訕道這樣好娘之吾兄也該做個大老官爲我
門領一領大教爲何閉門做嫖客高涉川兩眼看着

潤娘只當不會聽見。歐若懷又將手中一把扇子遞與潤娘道：「小弟久慕大筆，粗扇上要求幾筆。」蘭花幸即賜教。潤娘聞言，並不做聲，取過一枝画笔，就用那塊池裡殘墨，任意畫完。眾人看了，稱羨不已。歐若懷道：「這一面是娘子的畫，那一面少不得要求涉川兄題一首詩。」難道辭得小弟麼？高涉川提起筆來，胡亂寫完，歐若懷念道：

古木秋厚，散落暉。

玉絲印指，不能歸。

驕人慚愧，稱貧賤。

世路何妨，罵布衣。

潤娘曉得是亂刺，歐若懷暗言：「含淚，歐若懷不辭，其中意思，憐喜，同着眾人辭別出門，那老鴛鴦指空勞動，這些天神天將，退了及星，難星出宮，却知求詩求画，反講做一家的人，心上又添了一番氣。恁想丁字物，只得施展出手，虎離山之計，暗裏另置一房，屋後將潤娘藏過。候一日高涉川因手中並無分文，難以度日，只得寫一封書，與書童帶回蘇州去，送與向靖，要借他幾兩銀子來應用。琴童接書去了，高涉川就脫下一件衣服出去，與當些銀

來用老鴉乘他外出，密遣鴉兒去催兩乘轎來。說
一個姨娘，因今日是他生日，要請老媽弄潤娘去。走
宴潤娘不知是計，遂與老鴉上轎。鴉兒喫了頭把關
鎖了，隨轎而去。及高涉川回來，見門封鎖，不知鴉兒
訪問鄰家鄰家說方纔有兩乘轎在門前，只見鴉媽
與潤娘上轎，寧家而去。我們不知他是往何方。高涉
川聽了，好似一桶冷水，淋頭上，淋下一般，弄得進退
無門。一身無主，遍問南道人，等處無一人曉得，只得
撞在飯店中安身。正是

家裏家裏之約

星、老鴉之

前輩元和榜樣

甲田院

分兩頭再說。高涉川到蘇州，將那一把扇拿到
真寶弄過着。一個明眼人解說那高涉川的詩句道
是明，笑罵。怎麼還說如寶貝拿在手裡，出自己的醜
態。歐若懷聽了，將扇扯碎，心中卻恨滿城布散流言
說高涉川在揚州，將得精光，被老鴉卷出大門。我親
見他在街上討飯，眾朋友聞知，也有賤惜的，也有恨
云：這傳播的獨有，何有朝聞知高涉川落在雞中。

看從山

分着急想了半晌除非如此如此可以救他遂去見
歐若懷問明姓女名姓即時回家帶了銀兩正要起
身往揚州去忽見書童琴韻來到將書遞與何靖
靖將書拆開一看知是要借銀子就將流言
琴韻琴韻料難隱匿只得將前事說明在街上討銀
是未有的何靖調想是地為主人隱諱不肯一盡說
明只得教他回家去見你老主人不可說出這事便
你老主人憂愁只說大相公不日就回來我今要親
往揚州去尋你小主人回來琴韻歡喜回去

何靖調意... 揚州... 了酒娘在

居敲門進去向老鴿唱伴老鴿問道尊客要見我女
兒麼何靖調道然也老鴿道尊客莫怪小女貧窮不能
相會何靖調詢問何故老鴿道是因我女兒愛上一
個窮人叫做高涉川一心一念要嫁他這幾日那窮
人不在面前啼哭不肯接客叫老身也無奈何
何靖調道既是令愛不肯接客你們行戶人家可經
得一日冷落的地既看上一個情人將來也須防他
逃走稍不遂他的意尋起死路來你老人家貼了棺

村還帶累人命官司哩，不如趁早出脫他，再討一兩個賺錢的，這便人財兩得。老鴉見他說得有理，玩吟一會道：出脫是極妙，但一時尋不出主客來。何靖調道：令愛多少身價？老鴉道：是五百金。何靖調道：若肯減價，在下還要得起。鴉要索高價，便不敢擔當。老鴉急要推出門外，就說道：極少也，須四百金。再少便那移不去。何靖調道：你說定四百金，我即取來。與你只是即日要過門的。老鴉道：這不消說。得何靖調道：撲從放下背箱來。老鴉引到自家房裡，配搭了

銀水充足數目，正交贖身契，忽聽得外間敲門。老鴉聽一聽，認是高涉川聲音，便不開門。何靖調道：那門的是那個老鴉？道就是我女兒要嫁他。因那家鬼何靖調道：原來是他。我國少笑了。你雖將女兒嫁我，却不曾與女兒說明。設使一時不情願出門，你如何強得老鴉道：不妨，你只消叫一乘轎子在門前，我自備有法度。你令一位大奴，遠跟着，不可露出行徑來。何靖調道：我曉得了。起身告別老鴉，開門送出門外。四面一望，不見高涉川，放心大起。身進內，和顏悅

色對女兒說道我們都在此處地方太僻相熟朋友
不見有一個來走動我想坐吃山空不如是搬到舊
地你心下何如潤娘想道我那心上人久不得見他
必是他尋不到此處若重到舊處是或者可以相會就
點頭應允老鴛故意收拾皮箱物什濕娘又向鏡前
梳粧指望牛郎再會老鴛一轉身向潤娘道我在
此發家伙你先到那邊去照會現有轎子在門前哩
潤娘並不疑心出來上轎老鴛出來與何家小廝偈
手勢打箇照會那轎夫如飛的抬了去何家小廝也
如飛的跟着轎子後面又有一個如飛的趕來如
着何家小廝原來這小廝叫做登雲兩隻脚正走時
高興忽被人扯了衣服急得口中亂罵回頭一看見
後面一個人破巾破服宛如乞丐一般又覺有後面
善那一個入也不善登雲開口先自說道我是高相
公你緣何忘了登雲嗷道小人眼花這高相公竟
不認得該死該死高涉川道你勿忙跟這轎子往那
裡去登雲道我家相公新娶一個名妓我跟着上船
去哩高涉川還要盤問來辨登雲將被扯的衣服脫

去丟下飛跑去。了原來高涉川因老鴿折開之後，一
心牽掛潤娘住在飯店裡到處訪問消息。這一日正
尋得着文閉門不納。高涉川悶悶，走到旁邊廟裡閒
坐。思想個方便好進去坐了一回。時辰，躡出廟外
遠，望見他門內一乘轎子出來。恰如王母雲車恨
不得攀轆留駕，候那兩個轎夫比長與脚子更跑得
迅速。高涉川却認得轎後的是登雲，扯着一問。纔知
他主人娶了潤娘。一時發怒，要趕到何靖調那邊，攔
着你说我活爭奈受這一口氣。下步盡數趕不上。五

前乘茶船大搖道。又別高兄渴想之極。高涉川道也
不回。大聲罵道：你這假謙恭，哄那個。你不過有幾兩
銅臭，便如此大膽，硬奪朋友妻妾。何靖調道：我們相
別許多時，不知你見教的那一件。高涉川道：人兒現
已抬在船上，反作推不知麼。何靖調大笑道：我只道
那件事兒得罪，原來為這一個娼家小弟。雖是淡蕩
財主，也還爲這些銅臭，換得美人來家受用。你只好
想大鴿肉吃罷了。高涉川道：你不要賣弄家私，只將

你倒吊起來腹中看有半匙墨水麼何靖謂道我腹中固欠墨水只怕你也是空好看哩高涉川道不敢誇口說我這筆尖兒戳得死你這等白可哩何靖謂道空口無憑你既自恃才高便該中舉中進士怎麼緣叫化子的形狀拿着趕狗棒兒罵皇帝貴賤也不自量還敢誇口說腹中有墨水縱是有些墨水也不該如此行徑只好安心去做叫化罷了還敢說甚麼高涉川聽了氣得手冰足冷心恨目睜只得說道待我中了舉人進士好讓你這小人來勢利罷罷畢竟去去了彼時何靖想到船中下船知是前日何靖到上實在比間放聲大哭要去尋死忽見何靖謂趕到上前說道幾日不必悲傷我是高涉川同憲至厚朋友如今代高兄為嫂之贖身要送嫂去與高兄完聚但思高兄雖是絕世才子未免有暴棄心性我意欲要他用心勸讀以圖上進待他功名成就之日自然還纓之與他完聚如今且到我家中過日我自以此言相待決不敢有些欺心願嫂之勿疑謂娘聽了這話又見他是正人舉動並無半點邪意也就安心

他回去。這事按下。且說高涉川嘗日被何靖調一段
激發。又思謂。終是妓女心性。今日肯嫁了他人。有
甚麼真情。我何苦恁他。怎麼自比思想。潤娘之念。去
在東洋大海了。一時便振作起功名的心腸。連夜回
家。閉戶讀書。一切詩詞歌賦。置之高閣。平日相好朋
友。柔不接見。父母見他潛心攻苦。竭力治辦。供給高
涉川埋頭勤讀。三年。正逢大比。宗師秉公取士。錄在
一等。為沒有盤纏動身。到了七月。將盡。尚庵留家下
父母。又因坐吃山空。無處借貸。只是納悶。忽見一個
雲梯。開拜匣一看。見封筒上寫着程儀。十兩。連此叫
出兒子。幾何家來。送盤費。高涉川道。可分外無嫌。認
是何靖調來。要送。拿起拜匣。擲在階下。登雲梯。鬼道
我相公。送你盤費。又不希圖甚麼。如何做這樣嘴臉。
拾起拜匣。出門去了。高老者道。何靖調是你好友。送
來程儀。便該領謝。總是如何。反去抵觸他。高涉川切
齒道。孩兒寧可沿路化送京。決不受這無義之財。
高老者不知就裏。只管埋怨。又見學裏門子。神向茂

走來催促道：眾相公想已進京，你家相公怎麼還不
動身？高老者道：不瞞你說，我因家事蕭條，餬口尚且
不暇，那裡措了許多盤纏？只莫不中罷了，柳向茂道：
不妨，不妨，我有十兩銀子，快拿去作速起身罷。高涉
川接了銀子，十分感激，送別父母，帶領琴韻上京應
試。到了應天府，次日便進頭場，果然臨、擲地作金
石筆，臨池散墨，花原來有意思的才子，人再不肯留
心舉業。那知天公賦他的才分，寧有多少？若將一分
才用在詩上，舉業內便少了一分精神；若一分才用在
在四書上，舉業內便少了一分火候；若將一分才用在
算別處，則上舉業內便少了一分工夫。所以才子終
身博不得一第，都是這個病症。高涉川天分既好，又
加上三年苦功，自然中選。那裡怕廣寒宮的桂花，凌
霄上天梯子去攀折？及至三場完畢之後，看見監場
御史告示說：放榜日，進生員毋得回家，如違，拿獻家
重究。高涉川只得住下，過了數日，一日在街上閑步，
撞到應天府門前，只見搭棚掛綵，用緞結就一座龍
門，再是進去，又見一座亭子，內供着那賜斗的魁星
畫像也。

兩廊排設的桌蓋是風塘膠葉獨有一桌物件更加
倍齊整高涉川就問承值的軍健終知道明日放榜
預先排下鹿鳴宴那分外齊整的是解元桌面心內
十分欣慕回到寓中是夜在床上思想未知明日我
有福分能享此宴否到了五鼓時候耳邊聽見外面
喧嚷早有幾個報人從被窩裡扶起來替他穿了衣
服鞋襪要他寫喜錢高涉川此時如立在雲端就寫
喜錢賞了報人及看試錄見自家是解元愈加歡喜
慌忙打點去赴宴及到應天府拜座師會同年主考

榜官見解元少許風流各處人等皆來賀送
回寓所同鄉的人都送禮來賀高涉川要差何靖調
的已過了兩日急回家那出榜之日報子報到蘇
州何靖調見高涉川中了解元忙入內報知潤娘
潤娘聽了不勝歡喜何靖調道我今可以故此担子
了遂叫小廝催一乘轎子請潤娘上轎到高家又選
一個丫鬟跟隨自己親身送去高老者見何靖調來
出來迎接又見一個美女下轎忙問緣故何靖調就
將二年前之事細細說明高老者聞言感淚拜謝遂

引着娘入內見了老妻說明緣故老妻歡喜潤娘請
 翁姑拜了四拜過了數日忽見琴韻來報解元回來
 了不多時鼓樂迎高涉川入門拜見父母各一歡喜
 少頃房中走出一個丫鬟說道娘主要出來相見高
 涉川問道是那個親戚父母道孩兒你倒忘記了當
 初你在揚州時可曾與潤娘訂終身之約麼高涉川
 變色道這話提他則其父母道你這件事負不得心
 何請調轉送他來與你成親豈可今日富貴遂改
 前言高涉川罵道那何靖調言生我與他不與他于休
 孩兒昔日與潤娘訂下終身之約如何肯負言要
 去反辱罵孩兒一場孩兒恨奮志讀書若論潤娘
 只好笑是這波逐浪的女客盟誓未冷幾時他人雖
 然是妓家本色只是初時設盟設誓若何心後來孩
 與他人者又何心既要如此何苦在此姓與貴之外
 結交我這窮漢可不辜負了他的眼睛如今何請調
 見孩兒微幸便送潤娘來贖罪孩兒雖愚也不肯收
 此失節之婦以污清白之軀裡面潤娘聽了這話忙
 走出來高聲說道高郎你不要錯怪了人那何靖調

分明是押得一流人物待奴家細，曉出原委昔日
 郎君與妾相識，看一個姓國的撞來郎君曾做詩說
 謂他，悔不道便在那州說說郎君痕痕做了鄭
 元和的行止，何請調信以為真，變賣田產帶了銀子
 星夜趕來為妾贖身，妾為老鴇計賺，哄到危船上，一
 時要尋死，誰知何請調不是要娶我，原是為郎君娶
 下的高涉川道，既為妾娶下，何不彼時就娶來，閨娘
 奇文氣，新話說，他道郎君是天生才子，只不肯沉著
 詩人，是妾歸郎君之後，未免流連，房障，到底本業不

是成就郎君，又是貽害郎君了，所以當面呵罵，此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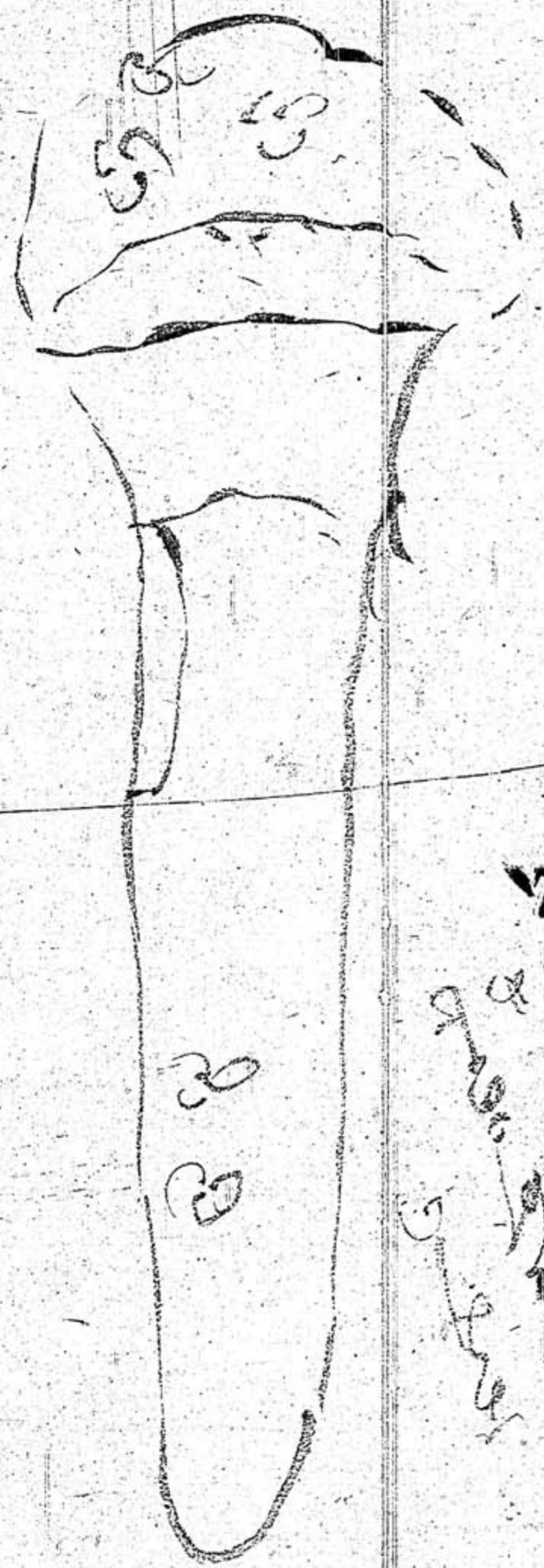
激厲郎君，頭躍功名的念頭，妾到他家，另置一屋，安
 頓妾身，以弟婦相待，便是他妻了，亦以妯娌相稱，後
 來見郎君取了科舉，無力進京，又餽送路費，郎君乃
 擲之階下，只得轉托柳門斗送來，難道郎君就不是
 解人，以精窮之門斗，那得有十金資助貧士，這件事
 不該省悟麼，前日得了郎君發解之信，歡喜道，吾今
 可以以此担子了，就送妾來，如此周旋，雖押衙亦不
 能及，若郎君疑妾有不自之行，妾惟有立死君前，以

表彰心跡但恐埋沒了俠士一片熱腸也高涉川汗
流浹背如夢方醒就請潤娘同拜父母又交拜了隨
即斗而乘轎子到何靖調家去請他夫婦拜謝說道
小弟前日若非吾兄激發安有今日之榮詩云他山
之石可以攻玉正吾兄之謂也且吾兄又使小弟夫
婦復合不惟可比他山之石實可賽他山之石也此
恩此德未知何時可報何靖調道小弟不過盡友誼
而已何足排齒後來高涉川生下一女配與何靖調
兒子為妻自此門家世世婚姻不絕

賽他山終

所圖書

天洋



Handwritten notes in Chinese characters,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天' (Heaven) and '地' (Earth), and other illegible characters. The text is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